

野叟曝言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下字卷之六

第三十一回

靳千戶雙賺鵲橋仙

劉大娘三犯江兒水

那女子解下頸中鸞帶便向聶元頸中套來

所謂華帳從心現疑團著鬼迷

靳仁也是抖

倒在地虧得魏道膽子還大

法雖不靈膽子還大不愧法師

猛喝一聲

大喝便是膽大猛喝便是著驚

仗

手中寶劍劈頭劈面砍去

劈面便是膽大劈頭便是著驚

那女鬼纔捨了聶元一陣旋風

旋至窗外去了魏道定一定心

著驚可知

扶起靳仁喊醒聶元急急的退了神

將

恐又有死鬼求也

化了紙錢散却壇場幫扶別處坐卧

一坐兩卧

大家定了一回

魏道

亦著驚可知

喫了些湯水回過氣來魏道自言自語猜疑不定

解嘲之狀

說道貧道

自學這術百召百靈怎今日竟召不動這璇姑反弄出許多異事奇怪極

了

解嘲之言 斬仁道璇姑生魂不召反召出弔死鬼來

此二句調侃少陽

聶兄平日極

會說硬話的兼有五雷天心正法

今之法師每以此法自負亦聶元之流

怎比小弟更自害

怕

此三句調侃聶元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

聶元道公子不認他還不打緊小道認得他的怎

不害怕說到那裏便把臉脹紅了

回顧有情虛心如現

斬仁道聶兄認得他是何人

聶元道此連君之妾鳳姨也曾至丹房拜禮呂祖以此認識斬仁沉吟道

沉吟二字內有疑聶元意

吾師奉教行法符師敢於抗違此是何故少陽道此教因攝

女魂故所差符使皆屬女魂倩女離魂王夫人魂見故爲教中符使貴而

楊太真張麗華賤而薛濤長安女兒輩凡以魂會過生人者亦皆得爲符

使

一派荒唐附會之言

這些女子一味嬌癡不比神將恪守功令那掌教夫人又是

極憐惜這班女魂的貧道既奉他教也只得從寬發放以致驕蹇難御了

但這璇姑以帝妃勢力尙不能攝致其魂恐難唾手得之耳靳仁變色道

淺躁我們將來還要驚天動地做出一番事業若一介貧娃尙不能致豈

不使英雄解體淺躁吾師不必過慮我當探囊取之少陽忙改口道魏道最善

改以公子之神武難以常情而論貧道失言極矣當夜不歡而散次日靳

仁傳齊心腹令其各出奇計有說該令海島中兵將去劫搶的有說該用

法華庵尼姑去誘騙的有說叫紅巾力士去昇負的有說該請大法王或

大真人去幻化的或伏或否皆爲單謀作襯只有靳仁第一親信之人名喚單謀却拱

手靜聽默無一言靳仁喝退眾人獨留單謀問道眾人紛紛獻策吾兄足

智多謀何獨默然必有奇計望卽賜教單謀道眾人之論非勞師動眾指

搶卽曠日持久

指誘

至此等小事而上瀆法王真人

指昇負幻化蓋力士亦法王真人之術

真割雞而用牛刀也依著門下管見只消費一張紙兒在兩日以内

極省極便

包管送進府中聽憑發落

果應其言不魏單謀之名

靳仁大喜請教單謀附耳說了幾

句靳仁拊掌稱善道此明脩棧道暗度陳倉之計也

淺躁人亦略有會心

連忙吩咐

家人行事去了這裏靳仁自與聶元抓空搗鬼

可見青旛皂旛香風樂音均屬抓空搗鬼

攝召

璇姑那邊璇姑却與石氏心安睡穩惡夢也不會做一個

雙鎖過關不特天衣無縫而攝

召之謬亦洞若觀火

直到這日午飯以後忽聽門外人聲鼎沸宅內鑼聲震天不知

何事只見一個丫鬟提著一壺茶撩在桌上說道不好了後面柴房裏失

了火了這丫鬟話沒說完飛跑而去璇姑推窗看時果見後面遠處火光

直舉

遠處是宅大直舉是火急

與石氏相顧失色聽着大衙裏住房女人都跑亂進去

看火張媽道我老兒身子不好也趕進去則甚又拏不動火鈎發不動火

銃離着遠哩料想還燒不到這裏來璇姑道就燒不到這裏也怕裏面人

受累

張媽保得自己便不顧他人
璇姑則有吉凶同患之意

阿呀

如問其聲

這火勢一發大了

總見心正
驚不安

在着急

心不安

猛然擁進五個差人

猛然擁進如羣虎亂攔而
入那得不驚那得心安

手裏提着鐵

鍊颺一颺牌票便把石氏璇姑劈頭套鎖口稱牽錢唐縣捕批拏捉盜犯

劉大家屬拖着就走石氏與璇姑如青天忽降霹靂極得大聲叫屈張媽

走過來也在那邊屋裏叫喊那差人吆喝道劉大做了江洋大盜現夾在

縣裏老爺坐在堂上立等家屬去收監你這老婆子想是窩家停會就來

拏你哩一頭說一頭把石氏璇姑拖出牆門推入兩乘轎內吩咐擡到錢

塘縣去那轎夫答應一聲擡上肩如飛而走璇姑在轎中一會驚魂略定

暗想哥哥豈爲盜之人必係仇家陷害我到官去當以死爭不可徒然慌

急致官府反道情虛

此與素娥被拏入轎一付機杼而素娥只一念打定璇姑有數念猜疑素娥便真到官璇姑則並不到官

一付機杼織出兩樣花色於特犯之中暗作連環鎖鑰巧法兼到

又想道連府牆門就要拏人也該通知

公子怎絕無人阻攔哦是了後邊失火大衙裏人尙且都去看救門上人

自必走空所以容他直入

此見明修棧道之妙

忽又轉過念頭來道怎失火拏人如

此湊巧莫非是奸人設謀

慧心人必有此疑

正想不了擡起頭來只見已到荒野

之地失驚道錢唐縣衙門自在城裏怎擡到這等地方來其爲奸人設計

搶刼無疑惟有一死而已的了不一會擡到河邊只見一隻船上許多水

手七手八脚在那裏打撈一乘空轎歇在岸上那兩個轎夫道不要放出

轎來一個已是跳了河了璇姑安心就死明知石氏投水却不甚苦正待

解帶自縊

因有不放出轎之說

早是兩個粗蠢僕婦向轎中一人拉着一條臂膊扶

扯上船璇姑也要投河却被兩婦夾住如銅牆鐵壁一般休想掙動分毫

只得任他推入船艙心裏方纔酸痛

不得卽死方覺痛心至情至理

石氏上船時也有僕

婦來攙扶却未防備被石氏走上船頭便聳身往河中一跳船上人拉救不及水急勢溜一直湔出江口被浪一湧便直湧入江岸蘆葦之中石氏一手拉住了幾根蘆葦死力往岸邊爬去爬了數十步站得住脚吐出些清水喘息了一會天已漸黑忽然想起我丈夫雖不爲盜出門半載音信杳然死生未卜我一個孤身女子在此荒郊何所投奔縱然逃出性命遇着了不良之人強行姦辱豈不污了名節到那時尋死便是遲了因立起身來就往江中走去却又想起夫妻恩愛姑嫂情分難捨難分起來嗚嗚

咽咽哭有兩個更次哭住了細細打算除死之外更無別法正想復掙起

來猛被一陣冷風把渾身浸透的濕氣直逼進去心坎中忽地一冰竟冰

死了去死去多時又被一陣風提將轉來此時奇冷愈不可當渾身一抖

抖得四肢百骸寸寸節節都有聲響滿口牙齒捉對兒厮打更是打不上

來打不上妙舊話新翻牽得上下牙齒一片的強痛冷風逼死復被提轉牙齒厮打不上牽得強痛豈皆作者實實

經歷可謂極盡精微石氏大哭一聲發狠的掙將起來望着江中沒命的亂跌下去

被浪頭一裹仍裹入江去了忽而投河忽而拉住蘆葦忽而欲爬上岸忽而仍往江走忽而難捨難分忽而望江中亂

跌屈曲盤旋厥心切理奇文妙文石氏在江裏來裹去不知裏有多少路兒忽被一個急

浪平空攔起直冒到一隻船頭邊來那船上水手正擎着挽篙料理來船

瞥見江中冒起甚物隨手將篙一挽却挽住了石氏腰間帶子拖出水面

見是女屍碎了一口唾沫就要灑放下去頭艙一個客人看得仔細連忙

喝住道救人一命

語未畢酷肖倉卒時語

這女人莫非可救你且拉上船來看個明

白我自賞你那水手便用力一提提上船頭見是一個美貌女子面色如

生未經白脹說道像是初下水的不知可救得活那客人看着四艙內道

姑說道你們出家人慈悲爲本出來救這女人一救

此語徒惹唾沫

道姑瞪着眼

兒聽那客人說到如救得活我出香金一兩救不活也出三錢

此語便入驢耳客人

本一直說下爲道姑瞪眼隔斷便成兩極絕妙文情

便一齊跑了出來

罵盡女禿

那客人教他把石氏身

軀覆轉雙手從腰脇間提起把頭倒撞下去一會子就吐出許多清水三

個道姑雖是幫着用力已提不動那客人連忙撥出一張小橈教把石氏

俯眠在上卡了一會又吐出好些清水石氏便回過氣來叫一聲淹死我

也那客人大喜道好了活了女師父們快扶進去替他解脫衣裙就着你

們的鋪蓋偎裹著他便不妨事了道姑歡喜答應

喜一兩頭可得

扛扶進去那客

人隨身一個童兒擎出些醬薑佛手遞與道姑又向水手說方纔我打的

燒酒快倒一杯給這女人喫

救人救徹

一面在稍馬中取出五百文錢賞了水

手一面打開銀包稱了一兩銀子送與道姑另外又拈半截銀子給道姑

作盤纏令其領回問明根脚交付親人再三叮噓

好客人方是救人救徹

那道姑水

手感謝自不消說合船人都都歌功頌德讚歎不絕石氏裹在被中略有

暖氣又被燒酒一衝頓覺周身活絡起來道姑又把醬薑佛手接連遞給

石氏嚼嚥下去肚中一陣響動氣血更是和活剛得睜開眼來船已到岸

眾客手忙脚亂紛紛上涯獨剩下石氏合三個道姑船家道通幽師父道

大娘沒衣服替換快些叫乘轎子原裹著這被兒去罷道姑道我們盤纏用多了那有轎錢替他打發那打撈的水手聽着眼道那相公的一兩頭呢另外那半截敢有二兩多銀子教這大娘喫半年哩親人來訪還有謝儀這七八文轎錢就不肯出真個出家人慈悲爲本那位相公說的不錯那道姑脹紅了臉無言可答只得叫了一乘轎兒上去石氏方知船中有人出銀撈救

石氏剛開眼眾客已是上涯頗恨不得俠客姓名乃於轎錢生情借水手謝侃道姑跳脫而已便令一片清空到了

庵門首道姑連忙進去拏出一件衲襖一條布裙石氏在轎中穿好挽一挽頭髮走出轎來見扁額上大書滴露宮三字進到大殿却是供着觀音真武三官神像石氏不及禮拜隨著道姑轉過側首一層來厨下走進一個小道姑遞過匙鑰開進房去道姑讓石氏坐下自去神前點香拜禮石

氏看那房時收拾得甚是精雅牀鋪亦且潔淨香爐茶具簫笛牙牌等類擺設完全仕女花鳥山水真草等字糊挂齊整暗想這等鋪排豈是苦行焚脩之人輪轉一會

輪轉之故讀者自知

就是跟隨在船的老姑掇進飯來那兩個

道姑便來陪待石氏一面拜謝他救命之恩一面問他法號年歲那年長些答道貧道今年三十二歲法名通幽這是師弟今年二十三歲法名通微請問護法姓氏尊居何處因何事投江石氏不敢實說含糊道奴家姓朱住在江西是同夫在船失足落水的道姑也不再問

是何必再問

喫完了飯

叫老道姑爬了一爐火灰給石氏烘烤鞋腳石氏摸那袴時已經燠乾了因把衣裙撩好一面烤烘鞋腳一面問那通幽道船中有一位相公出銀相救姑姑可知他姓名住處通幽道那位相公姓匡是吳江人在江西遊

了滕王閣回來的石氏跌足失聲道這却是當面錯過了通幽道你莫非
認得他怎道相公又不認得你石氏道認是不認得他他的好友姓文的
却與我是親戚正要去投奔他豈非常面錯過了那通幽頓了一頓說道
一頓那匡相公還要游湖正要擔擱哩把嘴向通微一叟道一叟他不是
可想與那老客人說的要寓在僧仔地方一時怎記不起來像通微道他說要
寓在淨慈寺你又忘記了像通幽拍手歡喜道不差是淨慈寺像石氏也

喜道姑姑可有甚熟人去尋一尋奴家有事央及這匡相公哩通幽道尋
是不難只怕尋了來你又說得不頂真他不認起來却教我討這老大沒

趣賊你可知那匡相公有多少年紀賊何等身材賊有鬚子沒鬚子是光

臉是麻子呢

賊無外在船通幽似不必問特恐石氏意中之匡非即
在船之匡且曾否認識必須考訂確切方有斟酌也

石氏

道這也是要慮的莫非不是這匡相公那匡相公年紀身材面貌奴家都

不知道是那姓文的曾說是他的好友爲人仗義疎財最愛尋山問水

此必

與璇姑閒說
爲石氏所聞

奴家因姑姑說這匡相公去遊滕王閣又出銀救我故疑心

是他如今只要去問若是文素臣相公的好友就同了他來若不是也就

罷了通幽歡喜道

喜得無謂
當明其故

這便是了我替你央起人來看却不要性急

賊他左右要在湖上擔擱哩是夜通幽與石氏同宿石氏聞著那牀上一

種香氣又見通幽通微都有幾分姿色且體態妖嬈風情流動心裏懷着

鬼胎巴不得匡生到來打算跳出火坑直等了兩三日纔有人去尋又說

是正值匡生出遊未遇日間常有閒人窺探深更時聞男人笑語石氏晝

夜隄防非常焦急等了兩日一發說是往靈隱天竺一帶去了直至十日

以後通微方纔領了一個人進來生得白白淨淨穿着一身華麗衣服向石氏淺淺一揖定睛細看石氏脹紅了臉回了一禮問通微道這就是在船上出銀撈救奴家的吳江匡相公嗎通微道怎麼不是貧道承他厚賜還感謝不盡哩那人道小生本性揮金如土這些小事何足掛齒石氏慌忙拜謝那人回禮起來盤問道據這女師父說小娘子與文倣友是親戚小生因未與小娘子謀面却未能輕信請問敝友叫甚名字多少年紀住在吳江什麼地方

避去土音
極有斟酌

與小娘子是何親戚什麼稱呼說得對針小

娘子或有緩急都在小生身上石氏道文相公的名字一時忘記

謊也實
未聞耳

住在吳江城裏也不知是甚地名今年二十四歲奴家的姑娘許他爲妾所以說是親戚那人沉吟着自言自語道如此說來是我好友文素臣之

親了只是他的名字住處怎都不知道素臣兄是幾時在江西討妾這小

娘子也不像江西聲口

自言自語妙極

因問石氏道且請問小娘子我敝友家中

還有何人他如今現在何處所娶之妾實係何名何姓住居何處說得的

確小生方敢招認石氏道奴家丈夫實係姓劉妾姑名喚璇姑原先住過

湖邊文相公原是在湖上定親的文相公家中現有老母正妻奴家豈肯

冒認的呢那人哈哈大笑道這便是了那女師父說是江西人我就疑心

起來了這文素臣是我至交小娘子如今還是要小生送到湖邊上去還

是竟到吳江文敝友家中去

惟恐石氏起疑而反疑石氏最是妙著

石氏沉吟道奴家如今

已不住在湖上這是不消說了但說送奴家到吳江也有不便

避嫌之故

只求

索寄一信約文相公到這庵中便感激不盡那人道小娘子原來不能相